

不是我,是风

代蕊

今年秋天似乎格外冷一些,寒露才过,气温骤降,一场大风将人一下子拽进了厚厚的棉袄中。

早早地上班,一钻进冷风中,就感觉自己被挟裹着向前了,头发也被吹得四处飞扬。一个个学生被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牵着手,缓缓地往学校走去。

就这样,我和这些孩子们一同来到了校园。大风之中的校园多了一丝浪漫,所有的花草树木全都在风中摇曳生姿,随风舞动。教室在五楼,一上走廊,大风呼呼地吹,将走廊上挂着的指示牌吹得胡乱晃动。

和外面的景象不同,教室里却格外温暖明亮,一个个学生早已捧起书在读。他们几十个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,淹没了教室外的风声。这小小的一方天地,就是这大风中最温暖安定的港湾。

下课了,门一开,一股大风顿时涌了进来,学生不但不怕冷,还格外兴奋地冲出教室。我知道,他们喜欢这一场大风,因为对于小城来说,晴天多,雨天也多,唯独这大风天一年难得有几回。所以,他们出教室也并不是为了去上厕所,更多的人站在了走廊上,感受着这风!

他们时而张开双臂,想象着自己仿佛是一只鸟,一朵云或是一片叶;时而手臂紧紧地交叉抱在胸前,仿佛要把这风紧紧地抱在怀里;时而好几个人手拉手站在走廊边上,仿佛要把这风围起来……“呼呼”的风声和他们的笑声裹在一起,回荡在长长的走廊上。

“啪!”一声巨响,紧接着一群孩子向我跑了过来。

“代老师,小江把四班教室的花盆打碎了。”

“还撒了一地的土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一听到这个消息,我立马叹了口气,心想:这个小江,一天到晚除了搞事情还是搞事情。我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来到了四班教室外面,学生已经围了好几圈,对于天生就爱看热闹的他们来说,这当然是不容错过的“热点新闻现场”。

我把学生稍稍疏散开了一些,挤进去一看,一盆绿萝被摔在了地上,土撒

得到处都是,好在花盆只是摔成了两半,并没有多余的瓷片散开。再看小江,他耷拉着脑袋,一身原本阳光帅气的校园小西服,此刻活脱脱地被摔出了小流浪汉的感觉。

这已经是他这一早上犯的第二次错了,第一次是在上课的时候,他和他前面的男生打闹,影响了班级纪律。第一次我还温言细语地和他讲道理,这一次,我直接没了耐心,吼道:“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,还不赶快把花捡起来,马上把扫帚拿来给人家扫干净,还有马上给你爸爸打电话,让他买个花盆赔给四班!”

他倒也听话,跑回了教室,拿来了扫帚开始清理现场。可是他在扫的时候,却显得十分委屈,直到一颗晶莹的眼泪落下来,我看到他哭,更加有些不耐烦:“你还哭,人家好好的花盆被摔碎了还没哭呢!”

哪知我这一说,他变得更伤心了。

他抽泣着说:“代老师,不是我,是风。我跑起来的时候,风也跑起来了。我滚了,花盆也滚了。”说着,他将自己的裤腿扯起来,指给我看。我一看,哎哟,他的膝盖确实磕红了一大片。

鉴于他之前的种种表现,班上同学开始笑他:“他在撒谎,明明就是他碰倒的。”

看着他那委屈的小模样,我突然有些心疼他了。风声大了起来,这一次我选择了相信他,我帮他把他裤腿缓缓地放下去,轻声地说:“小江,这一次,代老师相信你,而是风。但是你觉得你有哪里做得不对吗?”

他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我,豆大的泪珠还在眼眶边打转。“我说过,下课了不能在走廊上跑,因为走廊上有很多同学。如果大家都在走廊上跑起来了,那不是很多同学都会受伤?”

他点点头,若有所思地说:“代老师,下一次风跑的时候,我再也不跑了。”我

一下子被这句话给逗笑了,摸着他的头说:“想不到你还是个小诗人呢!”

等他把现场清扫完毕,我们一起回到教室,我把他刚刚说的那几句话写在了黑板上:

不是我,是风
我跑起来的时候,
风也跑起来了。
我滚了,
花盆也滚了。
哎呀,好疼!
哦,下一次风跑的时候,
我再也不跑了!

我问孩子们:“你们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?”

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小江。”

“是啊,蒲南江同学虽然偶尔调皮,但想不到他却是个小诗人呢!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读读他的这首小诗吧!”我说。

就这样,孩子们拍着手读起了这首小诗。我看到蒲南江眼角还有些许泪痕,但还有更多开心与自豪。此刻窗外风声大作,屋内书声琅琅,看来这一场大风,不仅吹得孩子们生机勃勃,更是吹出了他们一颗颗的诗心呀!

一篱金菊醉秋风

曹春雷

一簇簇菊花,在秋日的阳光下,分外金黄。这种金黄使我恍惚,让我觉得这不像是在落叶凋零的深秋,而像是在盛夏,万物正在绽放它们最美的色彩。一片杨树叶在我身边飘飘摇摇落下,却在提醒我,这不是盛夏,是深秋了。

是在异乡的村口。村口,有片菜园,扎起了一圈篱笆,菊花依篱而种。围绕园子的篱笆扎得有多长,菊花种得就有多长。篱笆将菊花遮挡在园子内,但只能挡住鸡、鸭、鹅、鸭、狗的进入,挡不住人的目光。

自古以来,仿佛篱笆与菊花是共生的,少了篱笆,菊花似乎就失去了一份美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篱笆是田园的象征,盛开在篱笆旁的菊花,便有着秋日浓郁的田园风味了。

对一种事物的亲切,有时候不只是因为它的美,还因为它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桥梁。就像这菊花,我分明觉得,它来自我的故乡,来自我老家的庭院。

老家的院子,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扎起了一道篱笆,围起了一个小菜园,多少年来,扎篱笆的树枝换了一茬又一茬,那些总爱钻篱笆的鸡鸭们换了一代又一代,但篱笆一直在那儿,就像篱笆旁的那口老井那样。

当然,菊花是不可少的。每年秋天,菊花都酣畅淋漓地释放自己的美,为小院渲染浓浓的秋意。是好几朵菊花,它们起初只是一个个小蓓蕾,小小的一团儿,保守着秋天的秘密。

当花朵开得灿烂时,村里很多人便来我家看菊花。菊花是父亲从外地引进来的。父亲曾去一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,后来,因为某种原因,父亲离开那里,只带回来一簇簇菊花。

那时,村里的秋天没有菊花。父亲回来后,就有了。我家的小院常常人满为患。人们都来看这来自城市的菊花。这时的父亲,微笑着,一一告诉他们,这是狮子头菊花、这是墨菊、这是大丽菊……

至今,我也没有认全菊花的品种,只觉得它们美。因为它们的美,我对秋天多了一份敬重。众花凋零的秋日,浴霜开放的花朵,是值得敬重的。

后来,村里很多人家都种了菊花,是从我家扦插的。如果谁家没种,父亲若是在街上遇到了那户人家,就会主动说:“我家有菊花,很好看,你要不要从我家移栽几棵?”父亲以为,所有人都像他一样,都是爱菊花的。那时,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。被问的人都会答:“好啊,好啊!”

当然,这是在春天时,秋天移栽,大多是难成活的。

父亲的学生,一代又一代。他去世后,母亲负责打理他的菊花,依然是给这家,给那家,移栽了一家又一家。

前几天回乡下老家,走在街上,菊花随处可见,这让我觉得父亲还在,并没有走远。



肖明摄

窗外的秋天

张军霞

窗外的秋天,是从一枚发黄的银杏叶开始的。

那时,我的办公室还在原来的旧楼里。三楼东边角落里的一间办公室里,我的办公桌就放在靠窗的位置。我偏爱这里的安静,闲暇时最喜欢看窗外。紧挨着窗户的地方,有一棵银杏树。当它的叶子由春天的嫩绿转为夏天的墨绿,再转为柔和的金黄色时,秋天就来了。我透过玻璃窗,痴痴地和银杏树对视。随着天气转凉,银杏叶开始飘落,门岗的师傅似乎也在这树相处得有了感情,他总是只把飘到院子里的叶子扫一扫,从不去动那些落在花坛周围石阶上的叶子。这让我想起明朝刘熠的一首诗:“花深竹石迷过客,露冷莲塘问远公。尽日台阶闲不扫,满园银杏落秋风。”金黄色的银杏叶铺满花坛、台阶,一眼望去,令人觉得湛然空明、心无尘埃,仿佛在这喧嚣之地也能领略到一种禅意,我颇喜欢那时窗外的秋天。

后来,办公室搬家,换到角落里一个阴面的房间,窗外是一片长满了荒草的空地,初到陌生的环境,我只看窗外那草因季节变换由绿变黄,再由黄变绿,说不出有多么单调。那段时间,窗外的秋对于我来说,是深锁心头的寂寞。

不久前的一个周末,我在阳台浇花,忽听楼下有人说说笑笑。我打开窗子往外看,只见邻居刘婶家的车前堆了好多新创回来的花生,有几位邻居在帮着择花生,她们一边从秧子上拽下那白白胖胖的花生,一边聊着家常。我不由在心里轻叹一声:又到花生丰收季,秋天来了啊。童年时在老家,我对秋天最深的印象,也总是和庄稼有关,丰收的玉米、花生、红薯,堆满了农家小院,父母总是日夜忙个不停,白天去地里干活,晚上吃过饭,把院子里的灯打开,又忙着择花生、掰玉米,那灯总要亮到深

夜,我和姐姐跟着忙活一会儿,困了就回屋去睡,往往一觉醒来,那灯还在窗外明晃晃地亮着。远处有蛙声,伴着父母轻声细语的聊天。那时窗外秋天的风景,有着熟悉而亲切的家常气息。

我从往事的回忆中走出来,准备到厨房做饭,透过窗户看到邻居家的李姐,正在自家楼顶的小院里忙活。只见她左手捏了一个纸袋,右手不停地在花丛中翻找,秋日阳光晴好的午后,有蝴蝶在她身边飞来飞去。远处的马路上,有小贩卖苹果的吆喝声,谁家厨房飘来炖肉的香味,让我忍不住吸了几下鼻子。这热腾腾的生活气息,让我不由得掀起帘帘,也走到了外面的小院中。李姐看到我,晃晃手里的袋子说:“又该采花籽喽……”

李姐的提醒,让我忽然觉得窗外的秋天跟我有了一种直接而亲密的连接:我家的花儿们也结籽了呀。我学着李姐的样子,也开始在花丛中翻找,牵牛花、五角星花、五彩辣椒、太阳花,它们的籽大小颜色不同,被我分门别类装在不同的袋子里,等到明年春天,把这些花籽重新播撒,我又会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美丽花园了。

这时,爱人接了刚放学的女儿回来,她一进门就对我说:“妈妈,我这条裤子短了,都露出脚脖子了。……”我就笑了:“这裤子还是春天时买的呢,秋天了,你也长高了。”

是啊,窗外的秋天是庄稼的丰收季,是种子的采摘季,窗内也有不一样的“风景”,孩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,正在一天天悄悄成长;人到中年的我,对生活不再有过多的期待,渐渐看淡了得失,这也是一种成长和收获。

窗外有风,风里有花香,不知名的鸟儿飞过,吟唱着一首动人的秋之歌。……

孩子的世界

寇俊杰

有一段时间,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特别喜欢拼装玩具。每天完成作业后,他就趴在盛着拼装玩具的纸箱旁,从无数零件堆里挑选着或方或圆、或大或小的零件,按照自己的想象对接、拼装,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玩具。

有一次,他拼了一个别墅,指着一个个房间对我们说:“这是爸爸的,爸爸爱看书,我给他设计了一个大窗户。这是妈妈的,里面有一个大梳妆台,我想让她永远年轻漂亮。这是我的,里面有一个小人,就是我。”当然,这个别墅只能算个方盒子,大小不成比例,放在桌上也不稳,但儿子却把它当成宝贝,还举到我的眼前说:“你看它是不是很大啊?”真的,近距离观察事物,眼睛能把世界放大。晚上睡觉,儿子把他的别墅放在枕头边,我想他梦里的房子一定更加宽敞、漂亮。

记得上初一时,我们学过一篇课文,是沈复的《闲情记趣》,里面作者回忆了自己小时候把蚊子比作群鹤在空中飞舞,还趴下身子,眼睛与花坛齐平,把草从当做树林,把蚂蚁当做野兽,把泥土瓦砾突起的地方当做山丘,低洼的地方当作山沟,想象自己在里面游历的情景。当初学了课文,我也曾趴在家里的花盆旁,真的看到花草像被放大了许多倍,平时再平常不过的景物在眼前突然间变成了一片大森林,豆子大小的石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巨石,神游其中,别有一番洞天。

孩子的世界总是美好的,因为他们脑海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,他们的世界总是欢乐多于忧愁,希望大于失望。

一次,我打扫房间时,发现一个周围扎着很多小孔的纸盒子,想这一定是淘气的儿子干的,就准备把它扔掉。儿子却拦住我说:“不能扔,这是我看星星的宝盒子。”盒子里能看到星星?我不信。儿子给我做了示范,我半信半疑地学着他的样子把盒子套在头上,没想到我竟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:房间里的灯光透过那些大小不一的圆孔进入我的眼睛,我真的看到了繁星点点、瑰丽无比的夜空。儿子说:“爸爸,你看像不像星星?我在没星星的夜晚就看它。”我听了,热泪盈眶地亲了他额头一下。

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自以为越来越成熟了,可是我们拥有生活阅历的同时,不知不觉间失去很多童年的天真。“一念花开,一念花落,一切皆由汝心定。”童心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,孩子的世界是最神奇的,他们像一颗小小的花苞,是春天的使者;他们像一粒小小的种子,是秋天的快乐。

遗失启事 四川省校办企业公司
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
遗失,注册号51000000077197。